

门钉的起源、发展与礼制关系考略

□ 朱庆征

门钉,顾名思义,用于门上。它形状如水面上的水泡,故宋朝称门钉为“浮沤”“鉤鑪”“浮枢”。沤,水泡;鑪,大钉。宋《营造法式》:“门饰金谓之铺,铺谓之鑪,音欧,今俗谓之浮沤钉也”。“浮枢”,这个词在语法中为偏正结构,中心词是“枢”,它含有天空中的星名字义,是北斗第一星。“北斗有星七,以其在北方聚成斗形,故名。道家书亦名天罡。七星之名:一天枢,二天璇(亦作天璿),三天玑,四天权,五玉衡,六开阳,七瑶光。一至四为斗魁,五至七为斗柄(亦作斗杓)”。浮枢,借用天上的天枢星名来与人间的门钉相比附,使门钉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

门钉,作为宫殿建筑外檐装修门上的一种饰件,经历了一个从无意成形到有意为之的过程,通过装饰与实用的结合起到了反映门制等级的作用,因此,门钉的发展与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建筑礼制的演变。

一、门钉的出现

(一) 门的种类:

自从人类开始构筑房屋始,便有了门。门的作用,分割内外,是供人出入房屋的通道,同时也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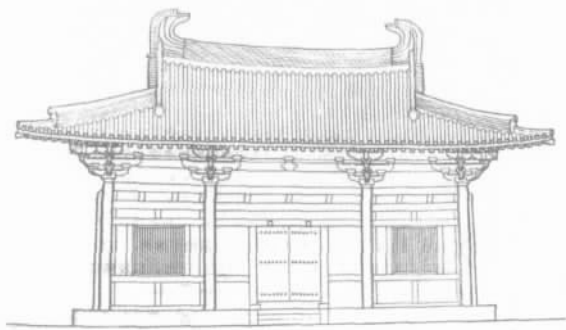
安全保卫的作用,“门,扞也;言在外为人所扞摸,障卫也”。随着建筑规模的壮大发展,有关门的种类也愈来愈多,按其使用位置的分类:有房门、院门、随墙门、宫门、城门;按其建筑形式的分类:有屋宇门、牌坊门、券洞门、垂花门;按门扇的做法分类:有板门(包括棋盘门、镜面门、实榻门)、格门、屏门、风门、栅栏门等。

门钉一般安装使用在位于城门、宫门、院门、券洞门位置的板门上。

(二) 门钉的始用时间:

实物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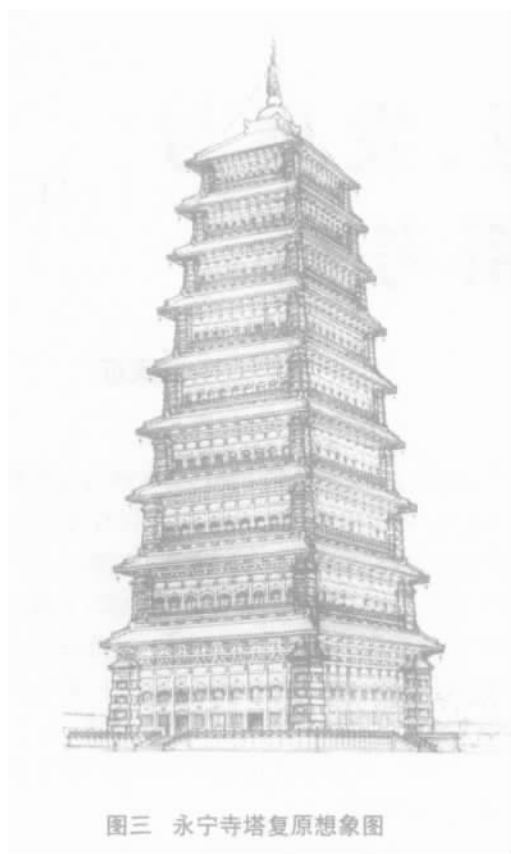
中国现存于世的最早古代建筑是山西五台的唐代建筑南禅寺大殿(图一)和佛光寺东大殿(图二)。始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的南禅寺,面阔三间,明间安双扇板门,门上有钉,每扇为3路,每路7颗,共计21颗门钉;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的佛光寺正殿,面阔七间,“正面中五间全部辟门,每门扉都是双扇板门,门后用五道福,每福一道在门外面用铁门钉一路,每路用钉十一枚,每扇并装铁铺首一枚”。通过这两座建筑实物可知,唐代板门上已使用门钉。但这并不是门钉的始用时间。



图一 南禅寺大殿



图二 佛光寺东大殿



图三 永宁寺塔复原想象图

文献记载:

古文献上记载门钉使用情况的最早文献是《洛阳伽蓝记》。它记载了北魏熙平元年(516年)在洛阳建造的永宁寺方形九层木塔的构造情况:“……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下有承露金盘十三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链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按每户两扇,每面三户,四面九层计共有216扇门,5400枚金钉分以216扇,则合每扇门共有金钉25枚,每扇有五路金钉,则每路有5颗金钉(图三)。这是最早纪录门钉使用情况的文字记载,由此可上推至在北魏时期建筑门上业已使用门钉。

北魏政权历史上曾有两个国都,两个国都都曾建有永宁寺塔。杨衒之撰的《洛阳伽蓝记》记述的是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由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所建的永宁寺塔。而据《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所记,魏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年)于平城造永宁寺

塔,七级,高三百余尺,为后来洛阳永宁寺塔的范本。有此一书的考证,则门钉的使用年限可上推至魏献文帝皇兴元年(467年)。

考古及建筑资料:

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来看,与建筑门窗有关的文物最早为西周时期。

(1) 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西周懿王时期青铜器“别人守门方鬲”,这是一件造型别致、用途特殊的方鬲,设计独具匠心,装饰优美富丽。鬲分两层,上层用来盛装食物,下层两侧设窗,窗旁饰斜角雷纹,背面铸成镂空兽目交连纹,正面开门,守门者是一个受过刖刑(砍掉一足)的奴隶形象,门枢齐全,可以启闭。门为两扇板门,每扇门的四框中加一横带,把门分成上下两格,有门闩、门环,没有门钹(图四)。

(2) 1989年山西闻喜上郭村出土的西周晚期、春秋早期青铜器“别人守圉挽车”,车厢后门上嵌有一赤裸全身的守门别人,左手拄拐,右手挟门闩。门分两扇,每扇门四框之中的门芯板是用四块木板镶嵌,十分明显,没有门钹(图五、图六)。

(3) 1971年广西合浦望牛岭出土的西汉时期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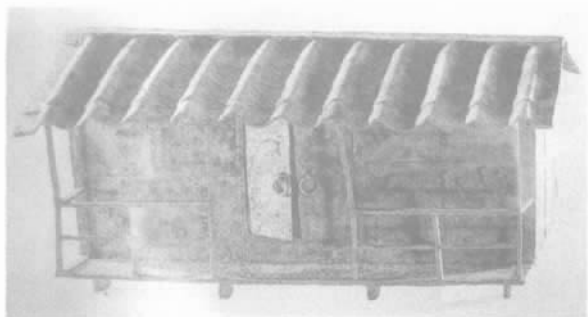
图四 西周别人守门方鼎



图五 春秋别人守圉挽车



图六 春秋别人守圉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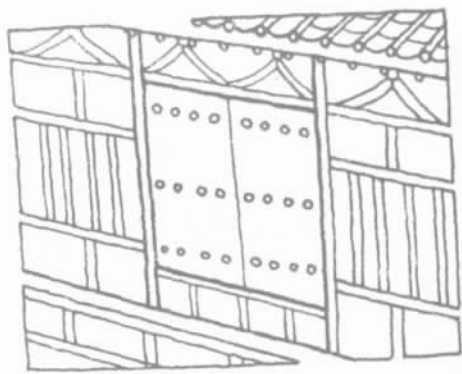


图七 西汉铜屋

屋，铜屋的造型属于栏式建筑，底台下有八根立柱，分前后两排，悬山顶覆瓦，屋外壁饰十字形宽带，门上有门环，没有门钉（图七）。

（4）汉代画像石上的函谷关图，城门上只有兽头衔环，没有门钉。

（5）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室，石板门上有门钉，每扇3路，每路5颗（中间一路为



图八 北魏宁懋石室



图九 西安北周安伽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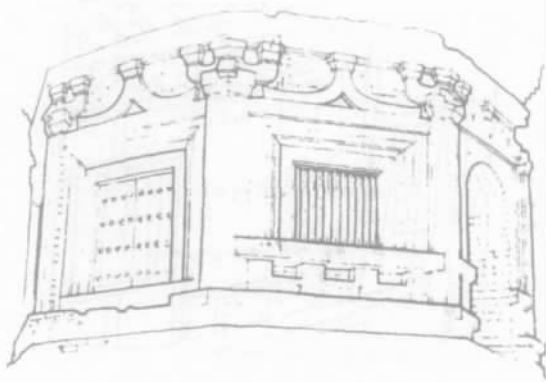
4颗，第五颗为一莲花图案），每扇门上共计14颗门钉，有形制各异的铺首衔环。

（6）河南洛阳出土的北魏宁懋石室，石板门上有门钉，每扇3路，每路4颗，每扇门上共计12颗门钉，没有铺首衔环（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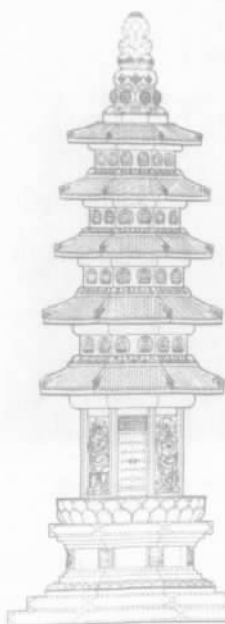
（7）北齐天保元年（550年）山东临朐崔芬壁画墓，墓石门朝内一面加工精细，浅浮雕菱形或圆形装饰，每扇3路，每路5颗，每扇共计15颗门钉，有铺首、门环。

（8）北齐天统三年（567年）太原库狄业墓，石门正面每扇3路，每路4颗，共计12颗门钉，门钉上下中心距40厘米、左右中心距16厘米，门钉直径14厘米。没有铺首衔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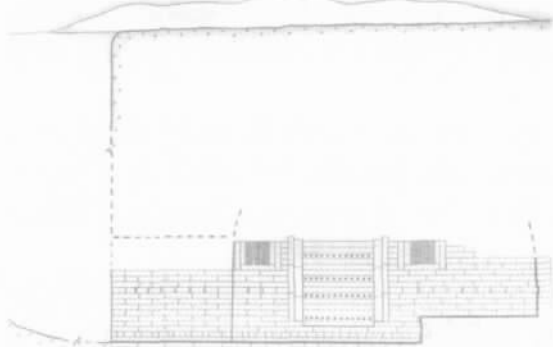
（9）北周保定四年（564年）西安婆罗门后裔李诞墓，门扉之上有以沙石掺和料黏附成的乳钉，分成3排，上下各4颗门钉，中间外侧2颗门钉，内侧为一铁环，环上有一铁锁，每扇门上共有10颗乳钉，钉



图一〇 净藏禅师墓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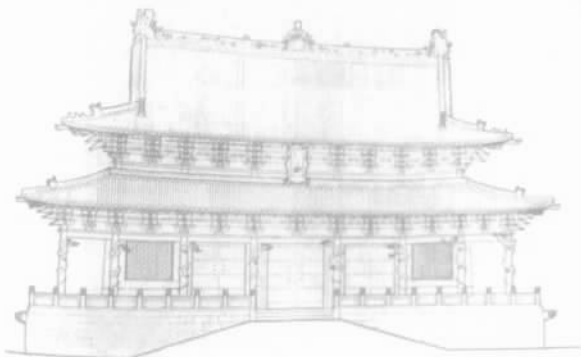
图一一 栖霞寺舍利塔



图一二 敦煌唐代模印砖墓图



图一三 前蜀永陵



图一四 晋祠圣母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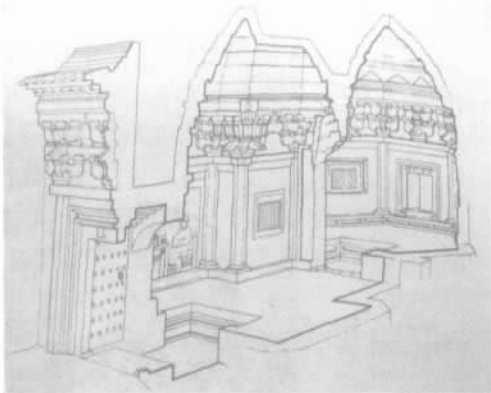
直径约 5~6 厘米,高 2 厘米。墓内石棺前端挡板上,中部刻一门,门上有 3 排乳钉,上下各 6 颗门钉,中间一排外侧有 4 颗门钉,每扇门门上共计 16 颗门钉,均贴金。中间一排内侧浅浮雕一门环。

(10) 北周静帝大象元年(579 年)西安安枷墓,门扉上有凸起的乳钉,每扇 3 路,每路 5 颗,每扇共计 15 颗门钉,有铺首衔环(图九)。

(11) 北周静帝大象元年(579 年)西安史君石槨墓,石槨门上有门钉,每扇 4 路,每路 5 颗,每扇门上共计 20 颗门钉,有铁质衔环。

(12) 北朝晚期山东画像石墓,石门扉上等距离雕刻凸起的门钉,每扇 5 路,每路 3 颗,每扇共计 14 颗门钉,有铺首衔环。

(13) 隋朝李静训墓石室,石门上有门钉,每扇 5 路,每路 5 颗,每扇门上共计 25 颗门钉,有铺首衔环。



图一五 白沙宋墓



图一六 余庆禅院门钉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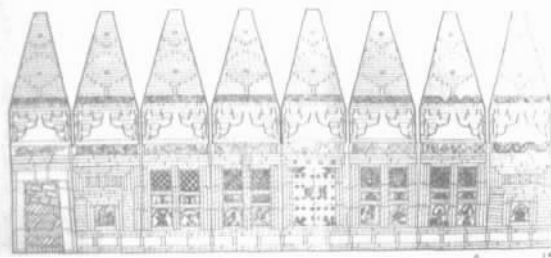


图一七 蓟县独乐寺

(14) 盛唐河南登封会善寺净藏禅师墓塔, 板门上有门钉, 每扇4路, 每路4颗, 每扇门上共计16颗门钉, 没有铺首衔环(图一)。

(15) 五代南唐时期南京栖霞寺石塔, 石板门上有门钉, 每扇7路, 每路3颗, 每扇门上共计21颗门钉, 有铺首衔环(图一一)。

(16) 盛唐时期敦煌模印砖墓, 门上涂红褐彩, 绘绿褐色门钉。因墓门不全, 不知有几路门钉, 每路有6颗门钉(图一二)。



图一八 洛阳金代砖雕墓



图一九 洛阳金代砖雕墓

(17) 四川成都前蜀永陵(918年)地宫, 石门上有门钉, 每扇7路, 每路10颗, 每扇门上共计70颗门钉, 有铺首衔环(图一三)。

(18) 北宋汴梁城门, 大门上有门钉, 每扇7路, 每路7颗, 每扇门上共计49颗门钉, 有铺首衔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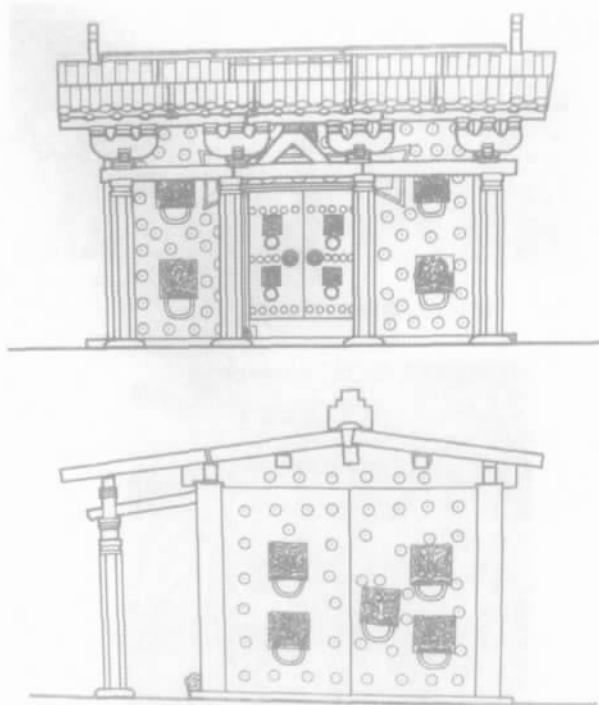
(19) 北宋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 殿门上有门钉, 每扇5路, 每路7颗, 每扇门上共计35颗门钉, 有铺首衔环(图一四)。

(20) 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一号, 石门上有门钉, 每扇7路, 每路5颗, 每扇门上共计35颗门钉, 有铺首衔环(图一五)。

(21) 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山西司马光墓余庆禅院, 大门上施铁铸八瓣莲状金钟门钉, 每扇6路, 每路9颗, 每扇门上共计54颗门钉, 此种门钉当为《法式》所谓之“浮鑑钉”, 铸艺精美, 有铁质铺首衔环(图一六)。

(22) 辽统和二年(984年)河北蓟县独乐寺山门, 门上有钉, 每扇7路, 每路6颗, 每扇门上共计42颗门钉, 无铺首衔环(图一七)。

(23) 内蒙古辽代墓葬, 具体年代不详, 墓门上



图二〇 宋绍祖墓

有鎏金铜门钉,每扇3路,每路3颗,每扇门上共计9颗门钉,有铁门环。

(24) 金代河南登封少林寺墓塔,墓门上有门钉,每扇5路,每路5颗,每扇门上共计25颗门钉,有铺首衔环。

(25) 金代山西五台佛光寺前院配殿文殊殿,殿门上有门钉,每扇5路,每路6颗,每扇门上共计30颗门钉,有铺首衔环。

(26) 金代初年洛阳砖雕墓,门上等距离雕刻六瓣花形乳钉,每扇5路,每路3颗,每扇门上共计15颗门钉,有虎头铺首衔环(图一八、图一九)。

(27) 1997年最新发掘的四川成都锦江区琉璃乡潘家沟村明蜀王及王妃墓,前室石门上凿有石乳钉,每扇9路,每路9颗,每扇门上共计81颗门钉,门钉上均涂金,现已部分脱落。

(28) 2004年4月6日最新发掘的西安北郊北周粟特人康业墓葬,门扉素面,饰3排(每排5个)门钉,每扇门上共计15颗门钉,门钉表面贴金。有两个硕大的铺首。

从以上考古资料、文字记载、实物资料综合分析,到目前为止,从西周的青铜器到汉代的石刻,三国两晋时期的墓葬,板门上尚未见到有成行的门钉。一般说来,奴隶社会末期春秋时期门上常见到

的是别人形象,到汉代则发展到巨大的铺首衔环。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三国两晋时代。北魏时期,佛教建筑门上方始出现门钉,并且有文字记载,进而演变发展,渐成规模、格式,最后形成礼仪制度。

因此,根据上述材料,目前所知,门钉的始用时间的下限为北魏时期,以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和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建造的永宁寺塔为标志。

至于门钉使用时间的上限,因目前资料有限,尚无法得知。但从《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来看,门钉的使用已然成式,并且涂金,因此不可能是门钉的雏形期。从永宁寺塔这样一座十分重要的寺庙门上使用门钉情况分析,证明在北魏时期,至少在寺庙门上已有门钉使用的习俗,永宁寺塔才有可能使用门钉,因此,门钉使用的时间还可据此上推。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门钉的出现,按现在所掌握的材料看,首先多是在佛门寺院上,而且是在一个少数民族极崇佛教、又正处于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的北魏时期。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政权进入中原后,一方面极力吸取汉族的文化,厉行汉化政策,在城市建设 and 建筑方面,他们按照汉族的城市规划、结构体系和建筑形象,修建都城和宫殿;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力提倡佛教,广建寺塔,永宁寺塔就是当时尤为崇佛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西域印度的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后,虽时有流传蔓延,但与中原本土的道教相抵,并未光大。而在北魏政权的推崇下,外来的佛教艺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相融合,佛教及佛教建筑布局、形式都得以在中原推广。如果是当时西域佛教建筑形式的东移,作为佛门上的门钉,一个建筑构件,被当朝者重视、利用,也未可知。可惜未见文字记载,不知当时西域是否有此风俗,不敢乱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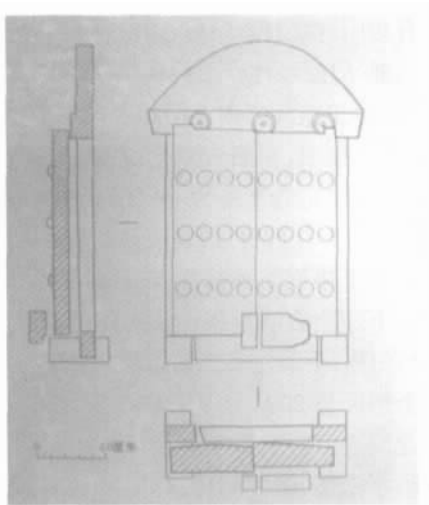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前人所不可能有的考古资料,证明无论秦汉、三国两晋等时期,在中原汉民族的墓葬形式中,至今还均未发现墓葬中石门上有门钉这一现象,倒是在少数民族的墓葬中出现了门上有钉的几个例子。

目前所知,最早在门上使用门钉、并有准确年代记载的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的宋绍祖墓。宋绍祖,北魏政权官居幽州刺史,敦煌人氏,曾被封爵为敦煌公,此爵位史载仅李宝、李茂父子、万安国三人受封过。宋绍祖被封的时间不详。他的墓位于现在的山西大同,详情见《文物》2001年第7期。在

他的墓穴中,石门上可见浮雕的门钉、铺首和莲花图案。椁室外壁四面共雕刻铺首 22 个,门钉百余枚,形制各异,造型美观。从门钉的布局来看,只有明间的两扇大门上的门钉稍有规律,每扇大门均为三路,上下两路均为 5 颗,中间一路为 4 颗,在第五颗的位置上浮雕了一颗较大的莲花瓣图案,间距均衡,横纵对齐,并在三路门钉的空当处雕刻了两枚硕大的铺首。其余各间的门钉雕刻得则无规律,横纵不齐。铺首数量、位置也不对称。由此可分析出,在门上使用门钉虽已出现,但还很不成熟,还处于发展变化时期(图二)。

大同北魏时称平城,自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 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 年),作为北魏王朝的国都近一个世纪。据史料记载:在此期间,北魏统治者向平城及其畿内之地掳获强徙的人口达一百万之上,从全国各地频繁地移民,大大加速了北魏都城的民族融合,这一时代特征在宋绍祖的墓中也有所表现。一方面,墓葬的形制,前廊后室的石椁,不仅模仿和继承了中原木结构的建筑形式,而且体现了当时独特的艺术风格。大量的随葬陶俑,反映出北魏时期平城地区的墓葬制度已经接受了汉晋墓葬制度的许多主要内容。出行陶俑群以华美的牛车为中心,更是承袭西晋以来中原随葬俑群的传统。壁画中所绘主要人物,也是头戴冠、身着宽衣博带的中原流行服饰。另一方面,墓葬中也反映出游牧经济和北方少数民族军队的特色,在俑群中有大量甲骑具装和鸡冠帽轻装骑兵,突出了拓跋鲜卑军队以骑兵为主力兵种的特色,造型逼真的骆驼和背负重囊的驴,这是汉晋俑群中所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许多陶俑的服饰和面相,也都显示着鲜卑族的特色,女俑头梳高髻包巾,长裙曳地;男俑身着斜领窄袖衫袍,头戴鲜卑帽。另外,墓中出土了 4 个高鼻深目的胡俑,他们的服饰与众俑不同,反映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现象。总之,宋绍祖墓作为全国各民族大融合的产物,综合了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它为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信息。作为本文关注的门钉的出现,实属难得。门钉,中原汉晋是否已有,现无材料可证,本文不言。北魏是承袭中原习俗,还是遵循拓跋鲜卑,抑或西域敦煌之固有习俗,亦无定论。但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研究的平台,证明了门钉已在北魏时期出现,在此基础上有待新的发掘成果,究其门钉的源头。

另一个例证是 1984 年 3 月山西太原发掘的北



图二一 库狄业墓

齐天统三年(567 年)库狄业墓。库狄业,史书无传。根据墓志记载,其为阴山人,世居漠北,代为酋长,至其祖库狄去臣,乃释褐从戎。库狄业生前曾任泾州刺史、金紫光禄大夫、骠骑大将军、领民都督、仪同三司、北尉少卿等职,封爵咸阳县开国侯、高平县开国子、彭国县开国公等。在北齐政权中,是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中级官吏。据《文物》2003 年 3 期《太原北齐库狄业墓》载:“……天井中有石门,石门构件系粗砂石制成,宽窄薄厚略有差异,对称构件尺寸不一,装饰花纹的镌刻不甚精细。它们之间无任何榫卯结构,只是如垒积木般拼对而成。门框、门楣、门墩均为素面。门框左右各一,高 148、宽 25、厚 13 厘米。门墩左右各一,长 44、高宽俱为 18 厘米。门楣长 88、高 18、厚 12 厘米。门额近似半圆形,下部雕刻出高 18、凸出 4 厘米的门楣,其上镌刻有三个中有乳突的碟状纹饰,中心距 46、直径 20 厘米。石门两扇,背面粗糙,正面平整。石门一,高 150、宽 30、厚 12 厘米。石门正面雕有三排、每排四个的乳钉纹饰,乳钉纹上下中心距 40、左右中心距 16、直径 14 厘米。”(图二一)

第三个例证是 2004 年 4 月 6 日最新发掘的西安北郊墓地再次发现北周粟特人康业墓葬,出土的墓志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国属、仕途及具体的下葬年代,墓主人名业,字元基,康居国王后裔,历任魏大天主、罗州使君、车骑大将军、雍州呼乐等职,死于大周天和六年(571 年),死后被诏增为甘州刺史。墓志中的“康国”是汉魏隋唐时期昭武九姓胡国之一,史载康国都悉万斤,有大城 30,小堡 300,在粟特全境处于主导地位,“凡诸胡国,此为中心,进止威仪,近远取则”。据《中国文物报》2004 年 11 月 24 日报道,

该墓……石封门,由门楣、门扉、门框、门限和门砧构成,门楣、门框、门限以榫卯结构相接,门楣两端铆一铁环,石门框穿于铁环之内。门楣及门框有线刻图案,门楣正中一兽面,左侧一青龙,右侧一朱雀。门框顶端各立一凤鸟,之下各为一守门人物。门扉素面,饰3排(每排5个)门钉,门钉表面贴金,中部靠内侧边缘各铆上下排列二铁铺首,铁钉分别从铺首正中伸出,上、下、左、右四钉相连成一环状,穿以木杠固定门扉与门框,下部左右二铺首锁以铁锁。

第四个例证是2005年9月在西安北郊南康村新发现的北周婆罗门后裔李诞墓。墓志记载,墓主姓李,名诞,字阉婆,婆罗门种,赵国平棘人,其先伯阳之后,北魏正光(520~525年)年间自罽宾归到中土,保定四年(564年)薨于万年里,死后被授为郿州刺史,葬中乡里。该墓的发现是目前国内第一座有明确记载的婆罗门后裔墓葬,也是第一座记载有罽宾国的在华外国人墓葬,它的出土为研究中西文化或中印文化的交流乃至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该墓南距坑底寨北周康业墓约500米,距安伽墓约650米,东距井上村北周史君墓约2000米。墓门扉上有用沙石掺和料黏附成的乳钉,每面门扉上有10颗乳钉,分成3路,上下两路各4颗,中间一路靠外侧2颗乳钉,内侧为一铁环,环上锁有一铁锁。乳钉直径约5~6厘米,高2厘米。现已全部脱落于淤土中。墓内石棺一具,东西向放置,头朝西,前端挡板中部线刻一门,门框涂红彩,每扇门上有3排乳钉,上下2排各6颗乳钉,中间一排靠外侧4颗乳钉,靠内侧浅浮雕一门环,乳钉均贴金,仅下方保存较好。门楣上饰3朵团状莲花,间以折枝忍冬纹,两侧各一朵祥云纹。门楣上方为拱形尖顶类似龕楣的门额,门额内饰忍冬纹。

康业墓与宋绍祖墓在门钉的形式、颗数和铺首的形式与排列方式是基本一致的,二墓似有同宗同源的关系:两人同为西域少数民族,一个是敦煌人,一个是康国人,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北魏、北周时期,在他们生活的区域——西域地区,曾盛行一种流行于古代波斯、中亚等地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既崇拜火,又崇拜日月星辰,中国人认为该教是拜天,中国史称“祆教”。《宗教词典》记载:“该教六世纪南北朝时传入中国,西域的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均信该教;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帝都曾带头奉祀。”墓葬的形制可以如实反映墓主的现实生活和宗教信仰,不知此教对宋、康二墓的形制是否有影

响。

宋绍祖墓门上的铺首,图案为牛头,夸张的眼睛和张大的嘴,牛角向上弯曲,在牛头上有一个人双腿弯曲半跪,双手扶着牛角,雕刻图案决非汉民族的兽面形式,给人一种西域外来风格的联想。牛,在汉族人眼中视为家养六畜之一,田间耕作、拉车远行,是生活中的一个帮手;但在西域印度则不然,被佛教视为神牛,终生不被宰杀。

再谈宋绍祖墓门上硕大的莲花瓣图案。莲花在我国佛教中有着极高的地位,莲“产于淤泥而不为泥染,居于水中而不为水没”的特点正符合人生于凡世而不为世俗所动,洁身自好以求得灵魂净化的佛教教义;莲的“薏藏生意,藕复萌芽,辗转生生,造化不息”也正符合佛教的今世所积,来世报应,人乃辗转生生的世界观,所以佛教看中了莲花,成为佛教传统中的八宝之一,表示圣洁。它是佛的化身,佛坐的莲座称莲台,以莲代佛。按照佛家思想,莲花可以化生,众生随九品行业,经过化生于莲华之中,始可往生极乐世界。宿白先生在《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中谈到,(石窟上的)莲瓣式龕楣渊源于印度。不知门上饰莲花瓣图案是否亦是其的渊源遗存。莲花和佛珠都是象征佛教的名物,将莲花和佛珠组合成的图案,在佛教石窟艺术中是不乏其例的。我国新疆库车地区,汉代时为西域龟兹国国都,历史上的龟兹曾是政教合一的国度,时至今日,在库车境内尚保留着大量的佛教遗迹,其规模、数量之大在国内是罕见的,这些佛教遗存是研究丝绸之路佛教兴衰的见证。受佛教思想的影响,现在库车地区的门上依然保留着莲花瓣的图案以示敬佛这一古朴的民俗风情。由此我想起了一个佛教历史人物——鸠摩罗什及他的舍利塔。

佛教最早是由天竺(现在的印度)传入西域。当时,一位生于西域的得道高僧将佛教翻译到中原地区,才有了后来的一代高僧玄奘的西游之路,他就是被后世誉为“圣僧”佛学家——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出生在当时西域的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县),当时龟兹不仅是西域的佛教中心之一,还是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入我国内地的必经之路。他的父亲就是龟兹国的国师,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她聪明贤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鸠摩罗什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就受着佛教思想的影响。7岁开始,他的母亲就把他送到龟兹著名的佛教学者佛图舌尔门下学习。后到达印度北部。拜著名僧人盘头

这为师，学习佛教小乘派的经书法典。最后在归国途中，路过疏勒的时候，遇见一位名叫须利耶苏摩的大乘派高僧。在这位佛师的帮助下，鸠摩罗什花了一年的时间，对大乘派学说作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最后他放弃了从前学过的小乘派学说，确立了对大乘派学说的信仰。鸠摩罗什还不满 30 岁，就已经佛名满西域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当时，中原地区的佛教经典还很不齐备，鸠摩罗什就立志去内地翻译佛经。公元 385 年，鸠摩罗什进关到河西走廊的重镇——凉州(甘肃武威县)定居，开始学习汉文，为大规模地翻译佛经做准备。他苦学了十五六年，在汉文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公元 401 年，割据关中的后秦王姚兴，以上宾之礼把鸠摩罗什迎进关，用敬待国师的大礼招待他，把他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逍遥园就是后人所称道的关中八景之一。当时由于鸠摩罗什的到来，这块京城郊区的清静佛地顿时热闹起来，很快就成为了长安研究佛学的中心。鸠摩罗什对佛法东传，中印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后秦弘始十五年(413 年)四月十二日微疾骤卒于长安，时年 70 岁，骨灰安葬于草堂寺。位于陕西省户县东南著名的佛教寺院草堂寺内，是安放鸠摩罗什舍利的灵塔。佛教的“帝释天宫”形制，用灰、白、砖青、墨黑、乳黄、淡黄、浅蓝、赭紫八色大理石及玉石分段雕刻拼接而成，故又称

“八宝玉石塔”，上下共十二层，高2.47米。上层云台之上即“帝释天宫”，正八边体四角攒尖形建筑式样，玉色墨黑。建筑墙体高54厘米，单边长26.5厘米，正南侧浮雕泡钉（每扇门上为4路，每路3颗——笔者加），大门上有锁。相传鸠摩罗什塔石材为西域所供，塔为当年所造。但从雕刻技法，造型纹饰上看，风格明显属于盛唐，故定建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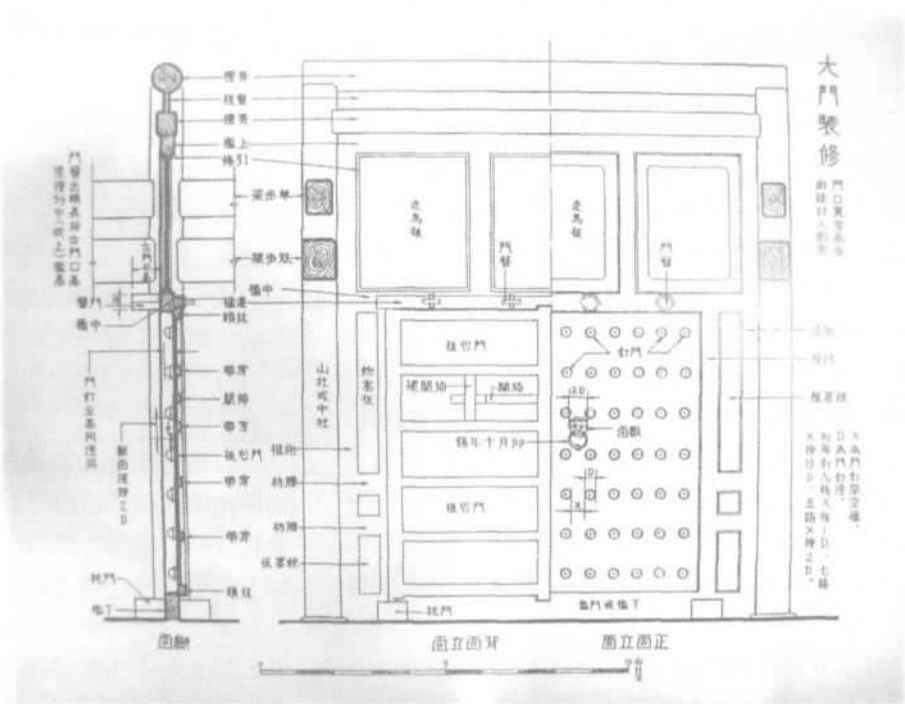
代为唐代。

单就舍利塔门上有门钉一事来说，一生弘扬佛法的得道高僧鸠摩罗什，死后用佛家的礼仪形式或他本民族的丧葬仪式安葬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如果是属于盛唐时后修，则另当别论；如果是属于当时代所建，或虽然是后修但依然仿原样式所建，则似可证明，门钉一物与佛教有关，且自西域东移中原，非中原汉族建筑门上所原有，门钉的使用上限又可上推至公元413年。

宋绍祖墓神牛避邪守门、莲花主旨敬佛，墓主人生前尊崇佛教已毋庸置疑，那么墓门上的门钉亦是佛教思想的衍生物吗？

中国传统道教建筑,则门上鲜见门钉一物。

在写本文时,作者一直在思考:先秦的青铜器上的乳钉纹能否算是门钉的起源?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门钉如果是北方汉族在建筑门上首先创建使用,那为什么在事死如事生的早期汉族厚葬墓中一直未见门钉的出现?为什么门钉首先在少数民族的墓中出现?为什么门钉多出现在雁北地区?北魏的民族大融合时期,难道只是少数民族向汉族化发展么,汉族是否也吸收了外民族的一些有益的东西?佛教早期的建筑形式上是否有门钉?门钉的最原始具象含义是什么?围绕门钉而出现的这些疑问,将在以后出现的考古发掘中给予关注。



图二二 版门装修

二、门钉的功能

(一) 门钉的作用:

门钉是因门上的实际需要应运而生。根据考古资料,我们可以在青铜器上看到最早的门,通常所用的是双扇板门。门字本身就是象形文字。随着人类的发展,由朴到华,建筑体量的加大,门心板开始用多块木板拼接而成。板门上有门楣(上槛),下有门限(下槛)。早期板门上一般带有门闩、门环或铺首。

板门,依做法不同可分为棋盘门、镜面门、实榻门三种,均向内开启。棋盘门是先用方木做成框架,门背面用几根穿带,两端做出榫头,交于门的两边挺,门正面装板与门框平直,背面形成格状,看上去像棋盘,所以叫棋盘门;把棋盘门的正面加工的光而无缝,就是镜面门;实榻门是每扇门用几块相同厚度的木板拼合,然后用几根穿带把它们串联加固而成(图二二)。

板门除背面使用穿带加固外,正面还要使用门钉。门钉最早是因实际需要而设的。它的初始只是把穿带和门心板相连接的铁钉外露部分做成蘑菇状,以后为了装饰上的美观,便把钉帽作为一个装饰构件单独制作,圆而凸起中空,状如水泡,门钉并非直上直下到顶部收缩,而是在下部有一个二道台,为“凸”状,形成现在所见到的规格统一的门钉。

门钉使用的路数和颗数早期取决于门穿带的根数和门心板的块数,即有几根穿带就用几路门钉;用几块木板拼成一扇门就每路安几颗门钉,保证每块木板与穿带之间都有一颗门钉,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后来,随着封建礼制的发展需要,不同的朝代,门钉的路数与颗数则相应的固定在一种格式上,北魏至隋唐时期,多为5×5的格式;宋朝多为7×7的格式;明清时期多为9×9的格式,宫殿、衙署、寺庙、陵寝、王公府邸的大门上,形成以“9”为最吉祥、理想数字组合的门钉格式。硕大的铜质金钉,是阳性的、雄性的,极具阳刚之气,威武雄壮般地整齐排列在朱门之上,它那青铜般的质地,给人以壁垒森严的联想。朱门金钉是皇家建筑豪华气派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建筑封建礼制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 门钉的种类:

门钉按质地分为铁质、铜质、木质、石质四种。铁质门钉一般使用在早期寺庙建筑的板门上,以

唐、宋时期居多;铜质门钉则大量使用于明清时期,并且在铜上镏金,显出金黄色,与朱门颜色相匹配;清晚期偶尔也有木质门钉出现,用圆木旋出钉形,涂上黄色,一般体量较小,用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小门上。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石乳钉,用于地下墓室石门上。陵寝的地宫,木材容易糟朽,因而地下的墓门多用石材制成,石乳钉是在石门上剔凿雕刻而出成钉形,偶尔也发现有用沙石掺和而黏成的门钉。有的时候,为显其高贵地位,还在石乳钉上涂以金。

现考古发掘证明,唐代曾有绿褐色门钉。辽代有黑彩色门钉。

门钉按形状分为圆形和花瓣型两种。圆形门钉从纵剖面看,底部较粗,头部较细,中间偏下有一个二道台,如“凸”形状,较具有阳刚之气;花瓣型门钉亦有一个二道台,上部则有五瓣、六瓣、八瓣之分,莲花瓣状金钟,似女人的乳房,较具阴柔之精美。

门钉的钉和帽分开制作,然后再用铅锡把二者浇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直接使用。

三、门钉与礼制的关系

从门钉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门钉的初始功能只是为了加固门心板与穿带,使之联结得更加结实耐用。但在封建社会里,建筑上的一切都不仅仅单纯为了实用、美观,一些材料、构件在发展、使用过程中,因使用人的阶级地位高低贵贱的不同,而使一些建筑构件赋予了人的意识思想,不可避免地逐渐成为了封建制度的礼制标志,门钉即是如此。

准确地说,钉是钉,门钉是门钉,二者的具体表象含义是截然不同的。钉是实用性的,它的功能是起连接、坚固作用,它只是一个铁钉而已;而钉一旦变形成了门钉,就如同鲤鱼跳过了龙门一样,发生了质的飞跃和变化,它就拥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与含义,它将兼顾实用性与礼仪性、象征性、观赏性,它就具有了生命。

门钉在发展初期并没有什麼严格的使用规定,初期使用几路几颗门钉并不固定,多随门的拼装而变化,路数、颗数奇偶均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礼制上的需求渗透到建筑上的每一个角落,建筑中处处都带有了神秘的皇权神授意识,门钉也开始具有了封建礼制需求的象征意义。门钉呈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趋势。

北魏、北齐、北周时期,通过考古和文献可知,是

目前已知的门钉出现的最早时间。门钉的路数、颗数并未有固定格式。

唐代, 门的形式在敦煌壁画中表现得很清楚, 下有门砧, 门限, 上有门额, 左右有立颊, 额上施鸡栖木, 用两枚门簪, 门板上施有门钉和铺首衔环。北魏、隋、唐时期门钉使用多为 5 路 5 颗格式。

宋代, 称门钉为“浮枢”、“浮沔”。《春秋运斗枢》: “北斗有七星, 天子有七政也”; 宋代无论宫殿、陵寝, 都已使用门钉, 城门、宫门上的门钉多是 7 路 7 颗格式。

辽、金、元少数民族, 作为区域或全国性的统治政权, 在宫殿建筑的规格、形式上, 也大多遵循汉族的建筑思想及技术, 但在门钉的使用上却又不拘于古制, 辽代的蓟县独乐寺山门和金代的山西五台佛光寺的配殿文殊殿, 门钉每路均为 6 颗, 门钉采用阳数, 显出与汉族阴阳意识上的不同。

明代, 是我国遵循古礼较多的时期, 在门钉的使用上已开始有了明确的规定, 现存于世的北京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昭示我们, 皇家宫殿使用门钉是每扇门 9 路, 每路 9 颗, 共计 81 颗 (9 的倍数) 的格式。9, 在中国古代数字中被认为是最大的阳数, “九五, 飞龙在天, 利见大人”, 这是天子的礼仪, 因此, 皇家建筑多用九五之制来表示皇权。门钉采用 9 这个阳数表示皇权的最大, 至善至美。

除却皇家宫苑外, 明朝还规定, 亲王府第大门也可以使用门钉。据《大明会典》载王府制度: “按祖训云: 凡诸王宫室并依已定格式起盖, 不许犯分。洪武四年定亲王府制, ……四门, ……正门以红漆金涂铜钉……”, 皇家宗族王府按规定可以使用门钉, 不违制度。而公侯府第则规定门用金漆及兽面摆锡环, 一品、二品官门用绿油兽面摆锡环, 三品至五品官门用黑油摆锡环, 六品至九品官门只许用黑门铁环, 公侯乃至九品官, 皆不许使用门钉, 由此表明了门钉在明代建筑使用上的礼仪制度。

但明代皇家与王府之间怎样使用门钉, 区分礼序, 则未见文献记载。皇家建筑有紫禁城宫殿建筑在证, 而明代王府大门使用几路几颗门钉则不明确。据《中国文物报》的最新消息报道, 四川成都锦江潘家沟村发掘出明代蜀王及王妃墓, 一号墓分前中后三室及棺室, 每室之间用石门相隔。前室石门上凿有石乳钉, 9 排 9 列, 共计 81 枚, 均涂金, 现已部分脱落。这次发掘的明代蜀王墓, 有关门钉的实际使用情况, 为我们提供了明代王府门制使用门钉

的依据。

清代, 对门钉有着详尽的、严格的使用规定。皇家建筑承袭明代的规制, 而王府规制则与明代有差别, 清顺治九年定: 亲王府制, 每门金钉六十有三, 即每扇为 9 路, 每路为 7 颗, 每扇共计 63 颗门钉。世子府制, 正门金钉减亲王七分之二, 即每扇为 9 路, 每路为 5 颗, 每扇共计 45 颗门钉。郡王府、贝勒府、贝子府、镇国公府、辅国公府制, 正门金钉均与世子府制同, 即也为每扇为 9 路, 每路为 5 颗, 每扇共计 45 颗门钉。

清雍正朝颁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对门钉的安装也有严格规定: “凡门钉从门扇除里大边一根之宽定圆径高大。门钉之高与径同。如用钉九路者, 每钉径若干, 空档照每钉之径空一份。如用七路者, 每钉径若干, 空档照每钉之径空一份二厘。如用五路者, 每钉径若干, 空档照每钉之径空二份”。

在封建等级森严的社会里, 建筑上的大门能不能使用门钉, 使用门钉多少, 门钉的圆径大小、间距远近, 都有着严格的使用规定。门钉按使用者等级的高下, 分为九路、七路、五路做法。皇家宫殿使用九路, 等级最高。《汉书》曰: “自上而下, 降杀以两, 礼也”, 意思就是用以“2”为公差的 9、7、5 这样的数字来表达礼制的等级。清代在门钉使用上的明确规定, 正是依据了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而定, 从而赋予了门钉使用的礼序内涵, 成为封建等级标志的信息载体。

(作者工作单位: 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建部)